

軍官事業的起點 排長生活點滴

· 王鳴中 ·

我讀軍校的時候，常聽長官說當排長是軍官事業的起點，在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有「軍政交流」的制度，也就是政戰學校畢業生必須歷練排長，甚至於連長；而官校畢業生在歷練排長後，必須擔任一年的輔導長。長官如此設計，就是要軍、政幹部能互相了解，不要因為本位主義而造成隔閡，並在連長一元化領導下，堅實部隊戰力，這是當初長官非常有智慧的想法。我自己也認為，歷練過排長再擔任連輔導長，一直跟基層官兵在一起，對以後帶兵、輔導官兵、與幹部相處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
我當排長的時間並不長，這一切



作者王鳴中教官於今（民國一〇九）年八月（脫下軍服，告別空軍，回憶二十四年戎裝生涯的起點，點滴在心，點滴難忘。

要從頭說起。那一年臺海飛彈危機剛過，十月份某日，期上全體同學集合在皓東樓禮堂準備畢業抽籤，除已甄選上陸航、憲兵、軍情局及女同學不抽外，其餘同學皆須抽籤。因為我們是中央單位學校，所以陸、海、空、海巡的籤都有，各教授班依照畢業名次抽，第一名第一個抽，所以戲稱「讀四年好書不如抽一隻好籤」，陸軍當然是大宗，海、空軍在每個教授班就點綴一下，本班八個人抽籤，計陸軍五支、海巡兩支、空軍一支，結果班上兄弟們非常夠意思，前五名就把陸軍抽完了，剩下外軍種的籤就由我們倒數三名來抽。結果我一抽，籤上面一排字「空軍警衛第九營第二連第四排」，至此我與空軍就正式結下二十四年的情份。

隨著聯合畢業典禮、畢業假的結束，我們分發空軍的十六位同學，依令到桃園火車站等防砲警衛司令部的專車，準備實施一個星期的新進幹部講習。結果等了半天，始終不見學長來帶，最後打電話去司令部問，才知

道學長忘記我們今天要報到了，我們只好帶著行李分乘四輛計程車去報到。報到之後也感覺承辦的學長沒什麼規劃，請主任、副主任精神講話完之後，隔天就叫我們去部隊報到了。當時還稱為防砲警衛司令部，司令是中将編階，而我的警衛第九營駐地就在岡山空軍官校。官校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單位，它既是學校又是訓練基地，那時還有三十五隊進駐，所以警衛安全是很複雜而重要的。不過我渾然不知，只是傻傻的跟衛兵說我與另一個楊同學是新到的排長，看著官校壯麗的大門，想著這就是我軍旅生涯的第一站？

過沒多久營部就派了一輛破舊吉普車過來，還好大門離營部不遠，就算推車也推不遠。到了營部之後先向各級長官報到，營輔導長受正規班不在，副營長很熱情的招呼我們，我們就暫時在營部等待分發。到了傍晚，營長出現了。沈營長看到我們冷不防就來一句，「排攻擊正面多少公尺？」，我們一時愣住答不出來，營長翻了個白眼說一句，「哼！正期生」就揚長而去，當時真是無地自容。

在營部見習期間各業參都有事情要忙，沒人理我們，我每天早上就押車去副供站買菜，下午去各連發麵包

。不想如此度日，我們就要求提早下連，結果楊同學到第一連，駐地在陸軍步校，我還是去第二連。楊同學說第一連雖然在陸軍單位，但可以不用天天見營長，聽著，我還真有點羨慕。後來聽營部學長說，第二連伙食好、訓練很精實。總之，我又坐著那部老式吉普車去連部報到。連部位於高爾夫球場後方，旁邊就是寬橋公園，環境很好，可是一映入眼簾的居然是全連在刺槍術，果然精實。

我們王連長非常瀟灑帥氣，個性相當豪邁，官校才畢業兩年就當了連長。我們第二連除負責半個官校的警衛外，另有一個排在雷達站，一個班在彈庫，所以連部不足三個排的兵力，要負責十個哨所，也就是同時有二十個人、二十把槍在外面值勤，還要加哨協助上下班時段的人與車放行；另外還有一分鐘待命班，隨時配合官校的營安及反劫機等演練，禁閉室也歸我們管理。

我的編制在第四排，就是雷達站，連長當然不敢放我一個沒經驗的排長上山，於是我就留在連學習怎麼當排長。當了排長才發現不容易，除了每天依照訓練士排的課程操課並兼任教官外，連上的環境內務、公差派遣、營門臨時狀況處理、武器保養、下

午帶隊跑步、晚上還要查哨，最痛苦的是排衛兵表。人少哨所多，一定要想盡辦法調到站二歇六，而且每個人每天班次不能固定，否則永遠都站凌晨兩點到四點的人員不是要跳樓了。不過，排久了知道公式就駕輕就熟了。警衛部隊的生活設施、福利補給遠不及基地同樣的義務役士兵，每當我們的士兵全副武裝在大太陽下值勤，看到基地的戰士穿著軍便服、留西裝頭、騎著腳踏車送公文或去營站買飲料，順便跟福利社小姐聊天時，總是充滿著哀怨。那時候假假很少，像我們這種菜排長休假跟士兵一樣，大月六天、小月五天，還規定一次休完，不准積假，而且休假前還要跟營長驗收準則，不及格就明天再來，還好連上伙食不錯，假日更棒，有沒有休假已經不太重要了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轉眼就一個月了，有一天我去營站的郵局辦事，突然一個穿軍便服的少尉歪著頭看我，你是今年三軍五校畢業的嗎？我說是啊！他就說唉呀！我們是同學啦！我才知道他是官校的陳同學，他說還沒開飛的同學都在學生大隊支援區隊長。自此我在官校當排長、雖然蠻辛苦的，但有許多同學相伴，也充滿了樂趣。因為我連管大營門，區隊長同學們

有時會拿學生多餘的夜點、牛奶，來慰勞我們的官兵，後來我當上了學生二中隊的榮譽隊員，是中隊長親自授與的！晚上也常跟同學在勤務之餘，到官校有名的「黑寡婦」，就是熱食部，炒兩個菜、喝喝冷飲。熱食部的老闆是我二十期的周學長，總是熱情款待，對我們警衛的士兵更是關照，買份滷肉飯學長另外送滷蛋或香腸。他說他自己幹過警衛連長，他知道警衛弟兄的辛苦，所以會幫他們加菜，補充營養，只可惜我離開官校沒多久，周學長也離開了官校，失去了聯繫。

警衛部隊跟防砲不一樣的是，防砲部隊每一年到一年半要下基地乙次，警衛部隊因任務的關係，沒有辦法下基地，就以駐地整訓來替代。每梯次各營派出一個排來評比，整訓八週，由幹訓班派出裁判官來鑑測。

這樣的評比制度自然對整訓排排長來說壓力非常大，第一連楊同學在我上一梯次整訓，得了第一名，沒砸正期生的招牌，輪到我整訓時，壓力自然更大。

偏偏連長不知是太信任我還是怎樣，給我的人都是前幾梯淘汰下來的，或是有痼疾的來參訓，甚至連幹部都有問題。記得有一位中士班長，平

常做事任勞任怨，出公差一馬當先，相當稱職，可是一叫他去整訓，他就大吵大鬧。因為他比較壯碩，跑步、五百障礙對他來說實在很吃力，這樣的人連長也塞給我，可是不整不能續簽啊！我只好對他說：「大班，你要信任我，我一定用『科學』的方法，讓你順利完成，成績我們再說。」

我就帶著這批阿兵哥開始訓練，白天就是五項戰技，每週打靶一次。以前打靶簡單，權責下授到基層，排長帶去就可以了，晚上就是學科跟飛機識別。

當時的飛機識別有四百多種，每天死背每天考試，有個兵小學沒畢業，別說英文了，國字都不太會寫，只能個別輔導，教他飛機的特徵或照片有草地、有雲、有人，一張一張的教。還有不會丟手榴彈的，就教它們丟壘球；不會爬竿的，就在他們手上噴防滑劑。

整整八個星期，我們每一天都在訓練，出營門就是幫排上官兵買消夜，努力維持士氣及學習情緒。各科目除了輕兵器射擊變數最大外，另外就是排戰鬥教練，就是看排長如何指揮部隊，還好我有從步校帶一本《部隊指揮程序》的小手冊，每天研讀，再配合排兵跑位，只希望能過關。

到了鑑測當日，我們的刺槍術、警衛勤務、輕兵器射擊成績都不錯，驚動到了隔壁連，他們趕緊派副連長來見學，做為他們下一梯次整訓的參考。後來各項科目一一完成，尤其是五百障礙，為了增加弟兄的信心，除手部噴防滑劑外，前夜還在板牆偷偷打兩個洞，所以我的兵過板牆都非常帥氣，一蹬就過了。鑑測官非常驚訝，只是他不知道當晚排長又鬼鬼祟祟的把洞補回來，不然官校長官會罵啊！到了排戰鬥教練科目，我的三段命令、五段格式下得又快又清楚，鑑測官非常滿意，感謝步校的嚴格要求，大家也很配合，位置跑得又好又不會重疊。最後科目是三千公尺，我們死拉活拖得把大班長帶回來，完成這次整訓，結果成績出來我們得到全梯次第二名，不過平均成績倒是本營的最高紀錄，這樣的結果也算不錯了。

鑑測結束後，我的排長生涯也漸漸到了尾聲。

我當排長最後一個任務是參加虎尾幹訓班的軍官本職學能測驗，我想我剛整訓完狀況正好，應該沒甚麼問題，當天連長開車我們一起去測驗，還在幹訓班遇到葉同學，那時他跟我還是唯二還沒派輔導長的同學，交換完情資之後，我就去鑑測了，結果鑑測

居然不及格。因為打靶成績不好，畢竟不是自己調的槍，還是有差。那時才知道三角瞄準跟歸零射擊的重要性，最後就以記一支本職學能不及格的申誠，結束了我十個月排長任期。

當調差人令來時一則以喜、一則以憂，喜的是調臺北防砲部隊輔導長離家近，憂的是離開這群好弟兄及好同學，實在萬分不捨！業務班的弟兄們還送我一架T-10的模型、連長贈送一支鋼筆。徐輔導長說防砲營部連王輔導長是他同學，會請他好好輔導我的，令我非常感激。雖說正期生跟專科生在學校難免吵吵鬧鬧，出了校門就是復興崗子弟，就是相互合作、相互照顧，這兩位也是我終身的摯友。再來就是官校同學也是千般不捨離開的時機也算剛好，大家也該收心收了。在一連串的惜別宴後，于同學義務載我去新單位報到，帶著簡單的行李，上車離開官校，衛兵的問好聲特別大聲，因為他們都是我訓練出來的兵。到臺北新單位時，擡頭就看到新光三越大樓，就知道我回家了。告別了于同學，安頓下來，正式展開防砲連輔導長的生涯，可是想不到一個月後，我又回南部了。真可謂世事難料，人生呀！